

9

THE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OF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AN 26 1955

T 5236.05 / 4822

25

魏相明堂月令奏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章正宗卷第八

魏相明堂月令奏相奏故事詔書凡二十

明堂月令奏

臣相幸得備員奉職不修不能宣廣教化陰陽未  
和災害未息咎在臣等臣聞易曰天地以順動故  
日月不過四時不忒聖王以順動故刑罰清而民  
服天地變化必繇陰陽陰陽之分以日為紀日冬  
夏至則八風之序立萬物之性成各有常職不得  
相干東方之神大昊乘震執規司春張晏曰木為  
者謂故南方之神炎帝乘離執衡司夏火為禮禮  
為規

印

御印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章正宗卷第八

國書印

議論七

魏相明堂月令奏

相奏故事詔書凡二十三事又數采易陰陽及

明堂月令奏之

臣相幸得備員奉職不修不能宣廣教化陰陽未和災害未息咎在臣等臣聞易曰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四時不忒聖王以順動故刑罰清而民服天地變化必繇陰陽陰陽之分以日為紀日冬夏至則八風之序立萬物之性成各有常職不得

相于東方之神大昊乘震執規司春

張晏曰木為仁仁者生生

者園故

南方之神炎帝乘離執衡司夏

火為禮禮者齊齊者

平故西方之神少昊乘兌執矩司秋金為義義者成成者方故  
為衡北方之神顓頊乘坎執權司冬水為智智者謀謀者重故為權  
中央之神黃帝乘坤艮執繩司下土土為信信者誠誠者直故  
為繩茲五帝所司各有時也東方之卦不可以治西方南方之卦不可以治北方春與兌治則饑秋與震治則華冬與離治則泄師古曰天地之氣不開密也夏與坎治則震明王謹于尊天慎于養人故立羲和之官以乘四時師古曰乘治也節授民事師古曰各依其節而授以事君動靜以道奉順陰陽則日月光明風雨時節寒暑調和三者得敘則災害不生民不夭疾六食有餘若

是則君尊民說上下亡怨禮讓可與風雨不時則傷農桑農桑傷則民饑寒饑寒在身則亡廉耻寇賊姦宄所繇生也臣愚以為陰陽者王事之本羣生之命自古賢聖未有不繇者也天子之義必純取法天地而觀於先聖高皇帝所述書天子所服第八如淳曰第八天子衣服之制也於施行詔書第八曰大謁者臣章受詔長樂宮曰令羣臣議天子所服以安治天下相國臣何御史大夫臣昌師古曰蕭何周昌也謹與將軍臣陵太子太傅臣通等議陵王陵通叔孫通春夏秋冬天子所服當法天地之數中得人和故自天子至侯有土

之君下及兆民能法天地順四時以治國家身亡

禍殃年壽永究是奉宗廟安天下之大禮也臣請

法之中謁者趙堯舉春應劭曰四時各舉所施行

禮物朝祭百事也李舜舉夏兒湯舉秋貢禹舉冬

師古曰服說是也四人各職一時大謁者襲章

奏制曰可孝文皇帝時以二月施恩惠於天下賜

孝弟力田及罷軍卒祠死事者頗非時節師古曰

卒之疲於軍事者也罷音疲一曰御史大夫晁錯

時為太子家令奏言其狀臣相伏念陛下恩澤甚

厚然而災氣未息竊恐詔令有未合當時者也願

陛下選明經通知陰陽者四人各主一時時至明

言所職以和陰陽天下幸甚相數陳便宜上納用

焉相救椽史案事郡國及休告從家還至府輒白

言之。按月令之書雖起秦世然先王之制存焉

漢興頗用其略如春行寬大之令布封賞之恩以

至秋冬理獄十月而後不復論囚類皆本之月令

自高帝時有趙堯等分舉四時之制至是魏相又

為宣帝言之其後李尋告哀帝謂朝廷忽於時月

之令諸侍中尚書近臣宜令通知月令之意而盛

夏斬人識者知王莽之必亡後漢陳寵魯恭亦

董仲舒火災對武帝建元六年六月遼東

董仲舒對云云

春秋之道舉往以明來是故天下有物視春秋所

舉與同比者精微眇以存其意通倫類以貫其理  
天地之變國家之事粲然皆見亡所疑矣按春秋  
魯定公哀公時季氏之惡已熟而孔子之聖方盛  
夫以盛聖而易熟惡季孫雖重魯君雖輕其勢可  
成也故定公二年五月兩觀災兩觀僭禮之物天  
災之者若曰僭禮之臣可以去已見臯徵而後告  
可去此天意也定公不知省至哀公三年五月桓  
宮釐宮災二者同事所爲一也若曰燔貴而去不  
義云爾哀公未能見故四年六月亳社災兩觀桓  
釐廟亳社四者皆不當立天皆燔其不當立者以

示魯欲其去亂臣而用聖人也今高廟不當居遼  
東高園殿不當居陵旁於禮亦不當立與魯所災  
同其不當立久矣至於陛下時天迺災之者殆亦  
其時可也天災若語陛下當今之世非以太平至  
公不能治也視親戚貴屬在諸侯遠正最甚者忍  
而誅之如吾燔遼東高廟迺可視近臣在國中處  
旁及及貴而不正者忍而誅之如吾燔高園殿迺  
可云爾在外而不正者雖貴如高廟猶災燔之况  
諸侯乎在內不正者雖貴如高園殿猶燔災之况  
大臣乎此天意也臯在外者天災外臯在內者天

災內燔甚罪當重燔簡罪當輕承天意之道也按漢

儒自仲舒前未有言災異者故五行志云仲舒治公羊春秋推陰陽為儒者宗愚謂仲舒對策言天人相與之際以為天心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又謂人君所謂美惡之極與天地流通而往來相應此皆藥石之至言也至火災之對則傳會甚矣况又導人主以誅殺與前所謂尚德不尚刑者何其自相戾耶夫親戚之驕僭近臣之專橫夫豈無道以裁制之豈必誅殺而後快哉史稱仲舒居家推說其意草檄未上主父偃竊其書奏焉上召視諸儒仲舒弟子呂步舒不知其師書以為大愚於是下仲舒吏當死詔赦之仲舒遂不敢復言災異其後淮南衡山反上思仲舒前言使呂步舒持斧鉞治淮南獄以春秋誼顯斷於外不請既還事上皆見之史又言淮南衡山江都謀反迹見公卿尋端治之竟其黨與坐死者數萬人夫反謀不過數人而坐死者若是其眾豈非仲舒前言有以發帝之忍心與故於此篇存而不削以為後人輕言災異者之戒云

蕭望之雨雹對

本傳為大行治禮丞時大將軍光薨子禹復為大司馬兄子山領尚書親屬皆宿衛內侍地節三年夏京師雨雹望之因是上疏願賜清問之宴口陳災異之意宣帝自在民間聞望之名曰此東海蕭生邪下少府宋畸問狀無有所諱望之對以為云云

春秋昭公三年大雨雹是時季氏專權卒逐昭公

鄉使魯君察於天變宜亡此害師古曰鄉讀曰嚮亡讀曰無今

陛下以聖德居位思政求賢堯舜之用心也然而

善祥未臻陰陽不和是大臣任政一姓擅執之所

致也附枝大者賊本心私家盛者公室危唯明主

躬萬機選同姓舉賢材以為腹心與參政謀令公

卿大臣朝見奏事明陳其職以考功能如是則庶  
事理公道立姦邪塞私權廢矣對奏天子拜望之

思進賢良多上書言便宜輒下望之問狀高者請  
於丞相御史次者中二千石試是滿歲以狀聞下  
者報聞或罷歸田里所白處奏皆可累遷諫大夫  
丞相司直歲中三遷官至二千石其後霍氏竟謀  
反誅望之寢益任用按望之此對顯指霍氏之辜  
適當上意故寵擢隨之嘗攻孝宣於在位二十五  
年災異衆矣而見於臣山下之論奏者惟望之此對  
而已魏相輔政四方有災變輒奏言然神爵改元  
正弱翁居位之日不聞有所正救自是鳳皇集甘  
露降黃龍見無歲茂有豈珍符景貺誠若是其多  
邪殆必有粉飾傳會以希媚悅者若黃霸之鵝雀  
是也及望之為御史大夫奏謂三公非人則三公  
不明今日月少光咎在臣等則有左遷之譴人以  
為嫚丞相之故愚獨疑其以此忤上旨蓋人主以  
瑞應為夸則必以災異為諱宜其  
歌頌者踵聞而論爭者希闊也

劉更生條災異封事

本傳向字子政本名

望之周堪皆領尚書事甚見尊任二人薦  
更生宗室忠直明經有行擢為散騎宗正  
給事中與侍中金敞拾遺左右四人同心  
輔政患苦外戚許史在位放縱而中書宦  
官弘恭石顯弄權望之堪更生議欲白罷  
退之未白而語泄遂為許史恭顯所譖堪  
向下獄皆免官其春地震夏客星見昴卷  
舌間上感悟賜望之爵關內侯奉朝請徵  
堪向欲以為諫大夫恭顯白皆為中郎冬  
地復震時恭顯許史子弟侍中皆則目望  
之等更生懼焉乃使外親上變事臣聞春  
秋地震為在位執政大盛也前弘恭奏望  
之等獄地大震恭移病出後復視事天陰  
雨雪由是言之地動始為恭等臣愚以為  
宜退恭顯以章蔽善之罰進望之等以通  
賢者之路如此則太平之門開災異之路  
塞矣書奏恭顯疑更生繫獄坐免為庶人望之  
辭果服遂逮更生繫獄坐免為庶人望之



亦坐使子上書恭顯白令詣獄望之自殺  
天子甚悼恨之乃擢周堪為光祿勳堪弟  
子張猛光祿大夫給事中大見信任恭顯  
憚之數譖毀焉更生見堪猛在位幾已得  
復進懼其傾危乃上封事  
諫云云。時永光元年

臣前幸得以骨肉備九卿奉法不謹乃復蒙恩竊  
見災異並起天地失常徵表為國欲終不言念忠  
臣雖在畎畝猶不忘君惓惓之義也沉重以骨肉  
之親又加以舊恩未報乎欲竭愚誠又恐越職然  
惟二恩未報忠臣之義一摠愚意退就農畝死無  
所恨自竊見以下凡七八轉忠誠惻怛之意藹然見於言外非積於中者厚不能及也臣  
聞舜命九官濟濟相讓和之至也和字乃一篇綱紀衆賢

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故簫韶九成而鳳皇來儀  
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四海之內靡不和寧及至周  
文開基西郊維逖衆賢罔不肅和崇推讓之風以  
銷分爭之訟文王既沒周公思慕歌詠文王之德  
其詩曰於穆清廟肅雍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  
當此之時武王周公繼政朝臣和於內萬國驩於  
外故盡得其驩心以事其先祖其詩曰有來雍雍  
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言四方皆以和來  
也諸侯和於下天應報於上故周頌曰降福穰穰  
又曰飴我釐麩釐麩麥也如自天降此皆以和致

和獲天助也下至幽厲之際朝廷不和轉相非怨  
詩人疾而憂之曰民之無良相怨一方衆小在位  
而從邪議歛歛相是而背君子故其詩曰歛歛訛  
訛亦孔之哀謀之既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  
是依君子獨處守正不撓衆枉勉彊以從王事則  
反見憎毒讒愬故其詩曰黽勉從事不敢告勞無  
罪無辜讒口磬磬當是之時日月薄蝕而無光其  
詩曰朔月辛卯日有蝕之亦孔之醜又曰彼月而  
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又曰日月鞠凶不用其行  
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天變見於上地變動於下水

泉沸騰山谷易處其詩曰百川沸騰山冢卒崩高  
岸爲谷深谷爲陵哀今之人胡憖莫懲霜降失節  
不以其時其詩曰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  
亦孔之將言民以是爲非甚衆大也此皆不和賢  
不肖易位之所致也自此之後天下大亂篡殺殃  
禍並作厲王奔彘幽王見殺至乎平王末年魯隱  
之始卽位也周大夫祭伯乖離不和出奔於魯而  
春秋爲諱不言來奔傷其禍殃自此始也是後尹  
氏世卿而專恣諸侯背畔而不朝周室卑微二百  
四十二年之間日食三十六地震五山陵崩地二

彗星三見夜常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一火災十  
四長狄入三國五石隕墜六鷦退飛多麋有蜮蜚  
鸚鵡來巢者皆一見晝冥晦雨木冰李梅冬實七  
月霜降草木不死八月殺菽大雨雹雨雪雷霆失  
序相乘水旱饑蠧蝻螟蝻午並起當是時禍亂輒  
應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  
社稷者不可勝數也按此序次有法故不覺其冗周室多禍晉  
敗其師於貿戎伐其郊鄭傷桓王戎執其使衛侯  
朔召不往齊逆而助朔五大夫爭權三君更立莫  
能正理遂至陵夷不能復興由此觀之和氣致祥

乖氣致異祥多者其國安異衆者其國危天地之  
常經古今之通義也今陛下開三代之業招文學  
之士優游寬容使得並進今賢不肖渾淆白黑不  
分邪正雜糅忠讒並進章交公車人滿北軍朝臣  
舛午膠戾乖刺更相讒愬轉相是非傳授增加文  
書紛糾前後錯謬毀譽混亂所以營惑耳目感移  
心意不可勝載分曹爲黨徃徃羣朋將同心以陷  
正臣正臣進者治之表也正臣陷者亂之機也乘  
治亂之機未知孰任而災異數見此臣所以寒心  
者也夫乘權藉勢之人子弟鱗集於朝羽翼陰附

者衆輻輳於前毀譽將必用以終乖離之咎是以  
日月無光雪霜夏隕海水沸出陵谷易處列星失  
行皆怨氣之所致也夫遵衰周之軌迹循詩人之  
所刺而欲以成太平致雅頌猶却行而求及前人  
也初元以來六年矣按春秋六年之中災異未有  
稠如今者也夫有春秋之異無孔子之救猶不能  
解紛況甚於春秋乎原其所以然者讒邪並進也  
讒邪之所以並進者由上多疑心旣已用賢人而  
行善政如或譖之則賢人退而善政還夫執狐疑  
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羣枉之門

讒邪進則衆賢退羣枉盛則正士消故易有否泰  
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君子道消則政日亂故爲否  
否者閉而亂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小人道消則  
政日治故爲泰泰者通而治也詩又云雨雪麋麋  
見睨聿消與易同義昔者鯀共工驩兜與舜禹雜  
處堯朝周公與管蔡並居周位當是時迭進相毀  
流言相謗豈可勝道哉帝堯成王能賢舜禹周公  
而消共工管蔡故以大治榮華至今孔子與季孟  
偕仕於魯李斯與叔孫俱宦於秦定公始皇賢季  
孟李斯而消孔子叔孫故以大亂污辱至今故治

亂榮辱之端在所信任信任既賢在於堅固而不  
移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言守善篤也易曰渙  
汗其大號言號令如汗汗出而不反者也今出善  
令未能踰時而反是反汗也用賢未能三旬而退  
是轉石也論語曰見不善如探湯今二府奏佞譎  
不當在位歷年而不去故出令則如反汗用賢則  
如轉石去佞則如拔山如此望陰陽之調不亦難  
乎是以羣小窺見間隙緣飾文字巧言醜詆流言  
飛文譁於民間故詩云憂心悄悄愠于羣小小人  
成羣誠足愠也此言不和之狀昔孔子與顏淵子貢更相

稱譽不為朋黨禹攻與臯陶傳相汲引不為比周  
何則忠於為國無二心也故賢人在上位則引其  
類而聚之於朝易曰飛龍在天大人聚也在下位  
則思與其類俱進勿曰拔茅茹以其彙征吉在上  
則引其類在下則推其類故湯用伊尹不仁者遠  
而衆賢至類相致也今佞邪與賢臣並交戰之內  
合黨共謀違善依惡歛歛訛訛數設危險之言欲  
以傾移主上此言不和之由如忽然用之此天地之所以  
先戒災異之所以重至者也自古明聖未有無誅  
而治者也故舜有四放之罰而孔子有兩觀之誅

然後聖化可得而行也今以陛下明知誠深思天地之心迹察兩觀之誅覽否泰之卦觀雨雪之詩歷周唐之所進以為法原秦魯之所消以為戒上以皆應前漢人考祥應之福省災異之禍以揆當世論事多如此之變放遠佞邪之黨壞散險詖之聚杜閉羣枉之門廣開衆正之路決斷狐疑分別猶豫使是非炳然可知則百異消滅而衆祥並至太平之基萬世之利也臣幸得託肺腑誠見陰陽不調不敢不通所聞竊推春秋災異以救今事一二條其所以不宜宣泄更生重封昧死上恭顯見其書愈與許史比而怨更生等堪性公

方自見孤立遂直道而不曲是歲以夏寒日青無光恭顯及許史皆言堪猛用事之外口上內重堪又患衆口之浸潤無所取信時長安公楊興常稱譽堪上欲以為助乃見問與朝臣斷斷不可光祿勳何邪興者傾巧士謂上疑堪因順指曰堪非獨不可於朝廷自州里亦不可也上於是疑會城門校尉諸葛豐亦言堪猛短上因發怒免豐又左遷堪為河東太守猛槐里令顯等專權曰甚後三歲餘孝宣廟闕災其晦日有蝕之於是上召諸前言曰變在堪猛者責問皆稽首謝徵詣行在所拜光祿大夫領尚書事猛復給事中顯幹尚書尚書五人皆其黨也堪希得見常因顯白事事決顯口會堪疾瘖不能言卒顯誣譖猛令自殺於公車更生傷之乃著疾讒擿要救危及世頌凡八篇依與古事悼已及同類也遂廢十餘年。按更生於正邪賢否之辨一篇之中反復數四可謂深切也矣乃卒不能開孝元之惑不明之君可與言哉恭顯自宣帝時管樞機至元帝立遂大用事陷蕭望之於獄殺之更生此對元帝之六年也是年堪黜賈捐之死又數年猛自殺其後京房嘗一言之亦死終元

帝世敢言恭顯者惟更生房二人而更生忠懇  
倦又非房匹它如貢禹匡衡號稱大儒曾微一言  
敢及之者故皆致位三公而更生甘心廢錮不肯  
少詘精忠峻節千載之下猶高仰之彼貢禹輩視  
之真可媿死房事見後敘事篇。又元帝初即位  
諸儒薦翼奉徵待詔宦者署數言事宴見天子敬  
焉時地震赦天下舉直言極諫之士奉奏封事曰  
天地設位懸日月布星辰分陰陽定四時列五行  
以視聖人名之曰道聖人見道然後知王治之象  
故畫州土建君臣立律曆陳成敗以視賢者名之  
曰經賢者見經然後知人道之務則詩書易春秋  
禮樂是也又曰人氣內逆則感動天地天變見於  
星氣日蝕地變見於奇物震動所以然者陽用其  
精陰用其形猶人之有五臟六體五臟象天六體  
象地故臟病則氣色發於面體病則欠伸動於貌  
又曰古者朝廷必有同姓以明親親必有異姓以  
明賢賢此聖王所以大通天下也同姓親而易進  
異姓疏而難通故同姓一異姓五迺為平均今左  
右亡同姓獨以舅后之家為親異姓之臣又疏二  
后之黨滿朝非特處位執尤奢僭過度呂霍上官

足以卜之甚非愛人之道又非後嗣之長策也陰  
陽之盛不亦宜乎臣又聞未央建章甘泉宮才人  
各以百數皆不得天性及諸侯王國與其後宮宜  
為設員出其過制者此損陰氣應天救邪之道也  
今異至不應災將隨之其法大水極陰生陽反為  
大旱甚則有火災春秋宋伯姬是矣按奉所言不  
皆純粹故剝其要著于此

### 薛宣論陰陽不和疏

成帝初即位宣為御  
史中丞執法殿中外

總部刺史  
上疏云云

陛下至德仁厚哀閔元元躬有日昃之勞而無佚

豫之樂允執聖道刑罰惟中

師古曰允信也中竹仲反然而嘉

氣尚凝陰陽不和

師古曰凝謂不通也

是臣下未稱而聖化

獨有不洽者也臣竊伏思其一端殆吏多苛政政

教煩碎大率咎在部刺史或不循守條職師古曰

察本有六條今則踰越故舉錯各以其意多與郡

事信意舉劾妄為苛刻也縣事至開私門聽讒佞以求吏民過失譴訶及細

微責義不量力郡縣相迫促亦內相刻流至衆庶

是故鄉黨闕於嘉賓之權九族忘其親親之恩飲

食周急之厚彌衰送往勞來之禮不行夫人道不

通則陰陽否隔師古曰和氣不興未必不由此也

詩云民之失德乾餱以愆師古曰小雅伐木鄙語

曰苛政不親煩苦傷恩方刺史奏事時宜明申救

師古曰申束也謂約束也使昭然知本朝之要務臣愚不知治

道唯明主察焉上嘉納之

宣數言政事便宜舉奏

貶退稱進白黑

谷永日食地震對

成帝建始三年冬日食

正直言極諫之上太常陽城侯

陛下秉至聖之純德懼天地之戒異飾身修政納

問公卿又下明詔帥舉直言燕見紬繹以求咎愆

使臣等得造明朝承聖問臣材朽學淺不通政事

竊聞明王卽位正五事建大中以承天心則庶徵

序於下日月理於上如人君淫溺後宮盤樂游田

五事失於躬大中之道不立則咎徵降而六極至



凡災異之發各象過失以類告人乃十二月朔戊申日食婺女之分地震蕭牆之內二者同日俱發以丁寧陛下厥咎不遠宜厚求諸身意豈陛下志在閨門未卹政事不慎舉錯屢失中與內寵大盛女不遵道嫉妬專上妨繼嗣與古之王者廢五事之中失夫婦之紀妻妾得意謁行於內執行於外至覆傾國家或亂陰陽昔褒姒用國宗周以喪闔妻驕扇日以不滅師古曰闔嬖寵之族也扇熾也滅善也此其效也經曰皇極皇建其有極傳曰皇之不極是謂不建時則有日月亂行陛下踐至尊之祚為天下主奉

帝王之職以統羣生方內之治亂在陛下所執誠留意於正身勉強於力行損燕私之間以勞天下放去淫溺之樂罷歸倡優之笑絕却不享之義慎節游田之虞起居有常循理而動躬親政事致行無倦安服若性經曰繼自今嗣王其毋淫于酒毋逸于游田惟正之供未有身治正而臣下邪者也夫妻之際王事綱紀安危之機聖王所致慎也昔舜飭正二女以崇至德楚莊忍絕丹姬以成伯功幽王惑於褒姒周德降亡魯桓脅於齊女社稷以傾誠修後宮之政明尊卑之序貴者不得嫉妬專

寵以絕驕嫚之端抑褒閭之亂賤者咸得秩進各  
得厥職以廣繼嗣之統息白華之怨後宮親屬饒  
之以財勿與政事以遠皇父之類損妻黨之權未  
有閨門治而天下亂者也治遠自近始習善在左  
右昔龍筦納言而帝命惟允四輔既備成王靡有  
過事誠敕正左右齊栗之臣戴金貂之飾執常伯  
之職者皆使學先王之道知君臣之義濟濟謹孚  
無敖戲驕恣之過則左右肅艾羣僚仰法化流四  
方經曰亦惟先正克左右未有左右正而百官枉  
者也治天下者尊賢考功則治簡賢違功則亂誠

審思治人之術歡樂得賢之福掄材選士必試於  
職明度量以程能考功實以定德無用比周之虛  
譽毋聽浸潤之譖愬則抱功修職之吏無蔽傷之  
憂比周邪僞之徒不得卽工小人日銷俊乂日隆  
經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又曰九德咸事俊  
乂在官未有功賞得於前衆賢布於官而不治者  
也堯遭洪水之災天下分絕爲十二州制遠之道  
微而無乖畔之難者德厚恩深無怨於下也秦居  
平土一夫大呼而海內崩析者刑罰深酷吏行殘  
賊也夫違天害德爲上取怨於下莫甚乎殘賊之

吏誠放退殘賊酷暴之吏錮廢勿用益選溫良上  
德之士以親萬姓平刑釋寃以理民命務省繇役  
毋奪民時薄收賦稅毋殫民財使天下黎元咸安  
家樂業不苦踰時之役不患苛暴之政不疾酷烈  
之吏雖有唐堯之大災民無離上之心經曰懷保  
小民惠于鰥寡未有德厚吏良而民畔者也臣聞  
災異皇天所以譴告人君過失猶嚴父之明誠畏  
懼敬改則禍銷福降忽然簡易則咎罰不除經曰  
饗用五福威用六極傳曰六沴作見若不共御六  
罰既侵六極其下今三年之間災異鋒起小大畢

具所行不享上帝上帝不豫炳然甚著不求之身  
無所改正疏舉廣謀又不用其言是循不享之迹  
無謝過之實也天責愈深此五者王事之綱紀南

面之急務唯陛下留神對奏天子異焉特召見永其夏皆令諸方正對策語

在杜欽傳永對畢因曰臣前幸得條對災異之效陛下委棄不納而更使方正對策背可懼之大異

問不急之常論廢承天之至言角無用之虛文欲未殺災異滿闕誣天是故皇天勃然發怒甲巳之

間暴風三臻拔樹折木此天至明不可欺之效也上特復問永永對曰食地震皇后貴妾專寵所致

是時上方即位謙讓委政元舅大將軍王鳳議者多歸咎焉永知鳳方見柄用陰欲自託乃復曰方

今四夷賓服皆為臣妾北無薰粥冒頓之患南無趙佗呂嘉之難三垂晏然靡有兵革之警諸侯大

者乃食數縣漢吏制其權柄不得有為亡吳楚燕梁之執百官盤互親疏相錯骨肉大臣有申伯之

六百卒

忠洞洞屬屬小心畏忌無重合安陽博陵之亂三者無毛髮之辜不可歸咎諸舅竊恐陛下舍昭昭之白過忽天地之明戒聽曖昧之瞽說重失天心不可之大者也時杜欽上對曰臣聞日蝕地震陽微陰盛也臣者君之陰也妻者夫之陰也夷狄者中國之陰也春秋日蝕三十六地震五或夷狄浸中國或政權在臣下或婦乘夫或臣子背君父事雖不同其類一也臣竊觀人事以考變異則本朝大臣無不自安之人外戚親屬無乖刺之心關東諸侯無強大之國三垂蠻夷無逆理之節殆為後宮何以言之日以戊申蝕時加未戌未土也土者中宮之部也其夜地震未六宮殿中此必適妾將有爭寵相害而為患者惟陛下深戒之。按永欽所陳災異人抵皆歸咎後宮以黨王氏本不足錄以此篇頗得大學遺意姑存之餘皆削去

### 劉向上星字等奏

成帝即位石顯等伏辜拜為中郎領護三輔都水數奏封事遷光祿大夫是時帝元舅王鳳為大將軍秉政

倚太后專國權時數有大異向以為外戚貴盛鳳兄弟用事之咎而上方精於詩書觀古文詔向領校中五經秘書向乃集合上古以來歷春秋六國至秦漢符瑞災異之紀推迹行事連傳禍福著其占驗比類相從各有條目凡十一篇號曰洪範五行傳論奏之天子心知向精忠為鳳兄弟起此論也然終不能奪王氏權後見外家日盛遂上封事極諫見外戚類中向為人廉靖樂道專積思於經術晝誦書傳夜觀星宿或不寐達旦元延元年星孛東井蜀郡岷山崩雍江竭向曰昔周岐山崩三川竭而幽王亡岐山者周所興也漢家本起於蜀漢今所起之地山崩川竭星孛又及攝提大角從參至辰殆必亡矣懷不能已復上奏云云

臣聞帝舜戒伯禹母若丹朱傲周公戒成王母若殷王紂詩曰殷監不遠在夏后之世亦言湯以桀

為戒也聖帝明王常以敗亂自戒不諱廢興故臣  
敢極陳其愚惟陛下留神察焉謹按春秋二百四  
十二年日食三十六襄公尤數率三歲五月有奇  
而一食漢興訖竟寧孝景帝尤數率三歲一月而  
一食臣向嘗數言日當食今連三年比食自建始  
以來二十歲間而八食率二歲六月而一發古今  
罕有異有小大希稠占有舒疾緩急而聖人所以  
斷疑也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昔孔子對魯哀  
公並言夏桀殷紂暴虐天下故歷失則攝提失方  
孟陬無紀孟康曰攝提星名也隨斗杓建十二月  
歷不正則失其所建首時為孟正月為

師此皆易姓之徵也秦始皇之末至二世時日月

薄食山陵淪亡辰星出於四孟師古曰四時之孟  
月也當見四仲也

太白經天而行孟康曰謂出東入西出西入東也  
太白陰星出東當伏東出西當伏

西過午為無雲而雷張晏曰雷當託雲猶君之託  
臣也二世不卹天下人有畔

心象獨號令枉矢夜光應劭曰流星也其射如矢  
蛇行不正故曰枉矢流以

亂伐亂蘇林曰有聲為應劭曰熒惑主  
內亂月主刑故

趙高殺師古曰野禽戲廷張應曰野鳥  
入處主人將

二世也師古曰長人見臨洮石墮于東郡

去都門內崩師古曰星孛大角大角以亡應劭曰天王坐席也流星  
大角因伏不見也觀

孔子之言考暴秦之異天命信可畏也及項籍之

敗亦字大角漢之入秦五星聚于東井得天下之象也孝惠時有雨血日食於衝滅光星見之異孟康

曰日月行交道之衝也相薄而既也京房所謂陰氣盛薄奪日光者也孝昭時有泰

山臥石自立上林僵柳復起大星如月西行衆星

隨之此為特異孝宣興起之表天狗夾漢而西李奇

曰流星也下墮地為天狗皆祲星又陰不雨者二十餘日昌邑不

終之異也皆著於漢紀觀秦漢之易世覽惠昭之

無後察昌邑之不終視孝宣之紹起天之去就豈

不昭昭然哉高宗成王亦有雉雉拔木之變能思

其故故高宗有百年之福成王有復風之報神明

之應應若景嚮世所同聞也幸得託末屬誠見陛

下寬明之德冀銷大異而興高宗成王之聲以崇

劉氏故猥猥數奸死亡之誅今日食尤屢星孛東

井攝提炎戈瞻反及紫宮有識長老莫不震動此變

之大者也其事難一二記故易曰書不盡言言不

盡意是以設卦指爻而復說義書曰佶來以圖天

文難以相曉臣雖圖上猶須口說然後可知願賜

清燕之間指圖陳狀上輒入之然終不能用也向每召見數言祿去公室權在

外家說見外戚類中○按是年吏民多上書言災異之應王氏專政所致上意頗然之未有以明乃

至張禹第辟左右親以吏民所言示禹禹自見年老子孫弱則謂上曰春秋日食地震或為諸侯相

侵夷狄侵中國災變之意深遠難見故聖人罕言  
命不語怪神性與天道自子貢之屬不得聞何況  
淺見鄙儒之所言陛下宜修政事以善應之此經  
義意也新學小生亂道誤人宜無信用上雅信愛  
禹由是不疑王氏。按禹以經術為天子師而其言乃爾視向之忠精為何如

### 李尋災異對

本傳尋好洪範災異又學天  
文月令陰陽事丞相翟方進  
方進亦善為星歷除尋為吏數與翟侯言  
事帝舅曲陽侯王根厚遇尋哀帝初即位  
召尋待詔黃門使侍中衛尉傳喜問尋曰  
者水出地動日月失度星辰亂行災異仍  
重極言無有所諱尋對云云  
時綏和二年哀帝即位未改元

陛下聖德尊天敬地畏命重民悼懼變異不忘疎  
賤之臣幸使重臣臨問愚臣不足以奉明詔竊見  
陛下新即位開大明除忌諱博延名士靡不並進

臣尋位卑術淺過隨眾賢待詔食大官衣御府又  
汗玉堂之署比得召見亡以自效復特見延問至  
誠自以逢不世出之命願竭愚心不敢有所避庶  
幾萬分有一可采唯棄須臾之間宿留瞽言考之  
文理稽之五經揆之聖意以參天心夫變異之來  
各應象而至臣謹條陳所聞易曰縣象著明莫大  
乎日月夫日者眾陽之長輝光所燭萬里同晷人  
君之表也故日將旦清風發羣陰伏君以臨朝不  
牽於色日初出炎以陽君登朝佞不行忠直進不  
蔽障日中輝光君德盛明大臣奉公日將入專以

一君就房有常節君不修道則日失其度晡昧亡

光各有云為其於東方作日初出時爾古曰作起也日出之時

人物皆起陰雲邪氣起者法為牽於女謁服虔曰有所謁請也

畏難日出後為近臣亂政日中為大臣欺誣日且

入為妻妾役使所營間者日尤不精光明侵奪失

色邪氣珥蜺數作本起於晨相連至昏其日出後

至日中間差瘡師古曰瘡與愈同小臣不知內事竊以日

視陛下志操衰於始初多矣其咎恐有以守正直

言而得罪者傷嗣害世不可不慎也唯陛下執乾

剛之德強志守度毋聽女謁邪臣之態諸保阿乳

毋甘言悲辭之託斷而勿聽勉強大誼絕小不忍

良有不得已可賜以貨財不可私以官位誠皇天

之禁也日失其光則星辰放流陽不能制陰陰桀

得作間者太白正晝經天宜隆德克躬以執不軌

臣聞月者眾陰之長銷息見伏百里為品千里立

表萬里連紀孟康曰品同也言百里內數度同也千里則當立表度其景萬里則繼其

本所起紀其宿度也妃后大臣諸侯之象也朔晦正終始弦

為繩墨望成君德春夏南秋冬北間者月數以春

夏與日同道孟康曰房有四星其間有三道春夏南行南頭第一星裏道也秋冬北行

北頭第一星裏道也與日同道者謂中過軒轅上

史道也此三道者日月五星之所由也



后受氣孟康曰軒轅南大星為后入太微帝廷揚光輝犯上將

近臣列星皆失色厭厭如滅鄭師曰厭音厭桑之

此為毋后與政亂朝陰陽俱傷兩不相便外臣不

知朝事竊信天文即如此近臣已不足杖矣師古曰杖

謂倚任也屋大柱小可為寒心唯陛下親求賢士無疆

所惡以崇社稷尊疆木十朝師古曰邪佞之人誠可

也疆臣聞五星者五行之精五帝司命應王者號令

為之節度歲星主歲事為統首號令所紀今失度

而盛此君指意欲有所為未得其節也又填星不

避歲星者后帝共政相畱於奎婁張晏曰歲星為

當以義斷之熒惑往來亡常周歷兩宮兩宮謂紫

作態低昂入天門上明堂貫尾亂宮孟康曰角兩

為明堂尾為後宮蘇林曰常占當從太白發越犯

庫張晏曰發越疾貌也庫天兵寇之應也貫黃龍

入帝庭張晏曰黃龍軒轅也當門而出隨熒惑入天門至房

而分欲與熒惑為患不敢當明堂之精此陛下神

靈故禍亂不成也熒惑厥弛張晏曰厥弛動搖貌佞巧依執

微言毀譽進類蔽善太白出端門孟康曰端門臣

有不臣者火入室金上堂張晏曰熒惑入室謂熒惑

歷兩宮也金謂太白不以時解其憂凶填歲相守

又主內亂宜察蕭牆之內毋忽親疏之微誅放倭  
人防絕萌芽以盪滌濁滅穢消散積惡毋使得成  
禍亂辰星主正四時當效於四仲四時失序則辰  
星作異今出於歲首之孟天所以譴告陛下也政  
急則出蚤政緩則出晚政絕不行則伏不見而為  
彗弗同字四孟皆出為易王命四季皆出星家所諱  
今幸獨出寅丑之月蓋皇天所以篤右陛下也宜  
深自政治國固不可以戚戚欲速則不達經曰三  
載考績三考黜陟加以號令不順四時既往不咎  
來事之師也間者春三月治大獄時賊陰立逆恐

歲小收季夏舉兵法時寒氣應恐後有霜雹之災

秋月行封爵其月土溼奧

張晏曰違於月令也師古曰奧溫也恐後

有雷雹之變夫以喜怒賞罰而不顧時禁雖有堯

舜之心猶不能致和善言天者必有效於人設上

農夫而欲冬田肉袒深耕汗出種之然猶不生者

非人心不至天時不得也易曰時止則止時行則

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書曰敬授人時故古

之王者尊天地重陰陽敬四時嚴月令順之以善

政則和氣可立致猶枹鼓之相應也今朝廷忽於

時月之令諸侍中尚書近臣宜皆令通知月令之

意設羣下請事若陛下出令有謬於時者當知爭  
之以順時氣臣聞五行以水為本其星玄武婺女  
天地所紀終始所生孟康曰婺須女也北方天水  
為準平王道公正修明則百川理落脉通師古曰  
絡也偏黨失綱則踊溢為敗書云水曰潤下陰動而  
卑不失其道天下有道則河出圖洛出書故河洛  
決溢所為最大今汝潁畎澮皆川水漂踊與雨水  
並為民害此詩所謂燁燁震電不寧不令百川沸  
騰者也其咎在於皇甫卿士之屬唯陛下留意詩  
人之言少抑外親大臣臣聞地道柔靜陰之常義

也地有上中下其上位震應妃后不順中位應大  
臣作亂下位應庶民離畔震或於其國國君之咎  
也四方中央連國歷州俱動者其異最大間者關  
東地數震五星作異亦未大逆宜務崇陽抑陰以  
救其咎固志建威閉絕私路拔進英雋退不任職  
以疆本朝夫本疆則精神折衝師古曰折衝言有  
能折挫之本弱則招殃致凶為邪謀所陵聞往者淮南  
王作謀之時其所難者獨有汲黯以為公孫弘等  
不足言也弘漢之名相於今亡比而尚見輕何況  
亡弘之屬乎故曰朝廷亡人則為賊亂所輕其道

自然也天下未聞陛下奇策固守之臣也語曰何以知朝廷之衰人人自賢不務於通人師古曰通人謂薦達賢故世陵夷馬不伏櫪不可以趨道士不素養不可以重國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非虛言也陛下乘四海之衆曾無柱幹之固守聞於四境殆開之不廣取之不明勸之不篤傳曰土之美者善養禾君之明者善養士人皆可使爲君子詔書進賢良赦小過無求備以博聚英雋如近世貢禹以言事忠切蒙尊榮當此之時士厲身立名者多禹死之後日日以衰及京

兆尹王章坐言事誅滅智者結舌邪僞並興外戚顯命君臣隔塞至絕繼嗣女官作亂師古曰謂趙飛燕姊妹也

此行事之敗誠可畏而悲也本在積任母后之家非一日之漸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追也先帝大聖深見天意昭然使陛下奉承天統欲矯正之也宜少抑外親選練左右舉有德行道術通明之士充備天官然後可以輔聖德保帝位承大宗下至郎吏從官行能亡以異又不通一藝及博士無文雅者宜皆使就南畝以視天下明朝廷皆賢材君子於以重朝尊君滅凶致安此其本也臣自知所

言害身不辟死亡之誅唯財留神反覆愚臣之言

師古曰財與裁同謂裁量而反思之是時哀帝初立成帝外家王氏未甚抑黜而帝外家丁傳新貴祖母傳太后尤驕恣上雖不從尋言然采其語每有非常輒問尋尋對屢中後以朱博為丞相臨延登受策有大聲如鐘鳴殿中以問楊雄李尋對曰此所謂鼓妖者也人君不聰為眾所惑空名得進則有聲無形不知所從主宜退丞相以應天變上不聽

### 杜鄴上日食對

元壽元年正月朔上以皇馬衛將軍而帝舅陽安侯丁明為大司馬驃騎將軍臨拜日食詔舉方正直言扶陽侯韋育舉鄴鄴對云云

臣聞禽息憂國碎首不恨

應劭曰禽息秦大夫薦出當車以頭擊闐腦乃播出曰臣生無補於國不如死也繆公感寤用百里奚秦以大治 卞和

獻寶刑足願之臣幸得奉直言之詔無二者之危

敢不極陳臣聞陽尊陰卑卑者隨尊尊者兼卑天

之道也是以男雖賤各為其家陽女雖貴猶為其

國陰故禮明三從之義雖有文母之德必繫於子

春秋不書紀侯之母陰義殺也

師古曰隱二年紀侯使裂繻來逆女

氏之欲終有叔段篡國之禍周襄王內迫惠后之

難而遭居鄭之危漢興呂太后權私親屬又以外

孫為孝惠后是時繼嗣不明凡事多掩

師古曰掩與暗同

晝昏冬雷之變不可勝載竊見陛下行不偏之政

每事約儉非禮不動誠欲正身與天下更始也然  
嘉瑞未應而日食地震民訛言行籌傳相驚恐按  
春秋災異以指象爲言語故在於得一類而達之  
也日食明陽爲陰所臨坤卦乘離明夷之象也坤  
以法地爲土爲母以安靜爲德震不陰之效也占  
象甚明臣敢不直言其事昔曾子問從令之義孔  
子曰是何言與善閔子騫守禮不苟從親所行無  
非理者故無可間也前大司馬新都侯莽退伏第  
家以詔策決復遣就國高昌侯宏去蕃自絕猶受  
封土制書侍中駙馬都尉遷不忠巧佞免歸故郡

間未旬月則有詔還大臣奏正其罰卒不得遣而  
又兼官奉使顯寵過故及陽信侯業皆緣私君國  
非功義所出諸外家昆弟無賢不肖並侍帷幄布  
在列位或典兵衛或將軍屯寵意并於一家積貴  
之執世所希見所希聞也至乃並置大司馬將軍  
之官皇甫雖盛三桓雖隆魯爲作三軍無以甚此  
當拜之日晡然日食不在前後臨事而發者明陛  
下謙遜無專承指非一所言輒聽所欲輒隨有罪  
惡者不坐辜罰無功能者畢受官爵流漸積猥正  
尤在是欲令昭昭以覺聖朝昔詩人所刺春秋所

譏指象如此殆不在他由後視前忿邑非之逮身  
所行不自鏡見則以為可計之過者疏賤獨偏見  
疑內亦有此類天變不空保右世主如此之至奈  
何不應臣聞野雞著怪高宗深動大風暴過成王  
怛然願陛下加致精誠思承始初事稽諸古以厭  
下心則黎庶羣生無不說喜上帝百神收還威怒  
禎祥福祿何嫌不報鄭未拜病卒。班固曰孝成  
於丁傳故孝哀時杜鄴敢譏丁傳而欽永不敢言王氏其執然也

孔光曰蝕對

光為丞相重違傳太后指由是傳氏在位者與朱傅表裏共毀譖光遂策免光退閭里杜門自守會元壽元年正月朔日有蝕之徵光詣公車

問曰蝕事光對云云。按通鑑光對在杜鄴後

臣聞日者衆陽之宗人君之表至尊之象君德衰  
微陰道盛彊侵蔽陽明則日蝕應之書曰敬用五  
事建用皇極師古曰周書如貌言視聽思失大中  
之道不立則咎徵荐臻六極屢降皇之不極是為  
大中不立其傳曰時則有日月亂行謂朏側匿

曰朏行疾也側匿行遲也師古曰朏吐了反

甚則薄蝕是也又曰六沴

之作師古曰沴惡氣也音戾

歲之朝曰三朝

師古曰歲之朝月之朝日之朝

故曰其應至重迺正月辛丑朔日有蝕之變見三  
朝之會上天聰明苟無其事變不虛生書曰惟先

格王正厥事言異變之來起事有不正也臣聞師曰天右與王者故災異數見以譴告之欲其改更若不畏懼有以塞除而輕忽簡誣則凶罰加焉其至可必詩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又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皆謂不懼者凶懼之則吉也陛下聖德聰明兢兢業業承順天戒敬畏變異勤心虛已延見羣臣思求其故然後敕躬自約總正萬事放遠讒說之黨援納斷斷之介師古曰援引之貌介謂一介也斷斷專一之人援音爰退去貪殘之徒進用賢良之吏平刑罰薄賦歛恩澤加於百姓誠為政之大本應變

之至務也天下幸甚書曰天既孚命正厥德言正德以順天也又曰天棐謚辭言有誠道天輔之也明承順天道在於崇德博施加精致誠孳孳而已俗之祈禳小數終無益於應天塞異銷禍興福較然甚明無可疑惑師古曰較明也音角書奏上說賜光東

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給事中位次丞相按是時丁傅用事董賢隆寵王嘉鮑宣狼狽言之而光所對汎陳救躬正事而於貴戚佞幸曾微一辭及之不惟有媿於嘉宣且有媿於杜鄴矣嘉以直言死光代之相遂與董賢同為三公媚事之態亡所不至殆孔子所謂鄙夫者歟愚既錄其文不得不指其實以示學者云王嘉鮑宣奏在嬖幸類中

王嘉論應天之道

元壽元年宜陵侯息夫躬建言往年熒惑守心



太白高而芒光又角星弗於河鼓其法為  
有兵亂是後訛言行詔籌經歷郡國天下  
騷動恐必有非常之變可遣大將軍行邊  
兵救武備斬一郡守以立威震四夷因以  
厭應變異上然之以問  
丞相丞相嘉對云云

臣聞動民以行不以言應天以實不以文下民微  
細猶不可詐況於上天神明而可欺哉天之見異  
所以敕戒人君師古曰見欲令覺悟反正推誠行  
善民心說而天意得矣辯士見一端或妄以意傳  
著星歷師古曰傅讀曰虛造匈奴烏孫西羗之難  
謀動干戈設為權變非應天之道也守相有臯車  
馳詣闕交臂就死恐懼如此而談說者云動安之

危

師古曰之往也言搖動也辯口快耳師古曰苟快

其實未可從夫議政者苦其譎諛傾險辯慧深刻  
也譎諛則主德毀傾險則下怨恨辯慧則破正道  
深刻則傷恩惠昔秦繆公不從百里奚蹇叔之言  
以敗其師悔過自責疾誑誤之臣思黃髮之言名  
垂於後世唯陛下觀覽古戒反覆參考無以先入

之語為主

上不聽遂下詔曰問者災變不息盜賊

然深以為意簡練戎士繕修干戈器用監惡孰當  
督之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將軍與中二千石舉明

習兵法有大慮者各一人將軍一人諸公車就拜  
孔鄉侯傅晏為大司馬衛將軍陽安侯丁明又為

大司馬驃騎將軍是日日有食之董賢因此沮躬  
晏之策後數日收晏衛將軍印綬而丞相御史奏

躬擧過上繇是惡躬等○通鑑載此事於日食前  
○以上論災異其別見於外戚嬖幸事者當互  
考也

東方朔諫除上林苑

武帝建元三年上招  
選天下文學材智之

士簡拔其俊異者寵用之莊助朱買臣吾  
丘壽王司馬相如東方朔枚臯終軍等並

在左右每令與大臣辯中外相應以義理  
之文大臣數詘焉然相如特以辭賦得幸

朔臯不根持論好俳諧上以詼優畜之朔  
特直諫有所補益上使吾丘壽王除上林

苑屬之南山東  
方朔進諫云云

臣聞謙遜靜慤天表之應應之以福驕溢靡麗天

表之應應之以異今陛下田禾郎臺恐其不高也古師

曰郎堂弋獵之處恐其不廣也如天不為變則三

輔之地盡可以為苑何必益屋鄂杜乎奢侈越制

天為之變上林雖小臣尚以為大也夫南山天下

之阻也南有江淮北有河渭其地從汧隴以東商

維以西服處曰商與上維二縣也師厥壤肥饒漢

興去三河之地止霸產以西都涇渭之南此所謂

天下陸海之地師古曰高平曰陸關中地高故稱  
耳海者萬物所出言關中山山川物

產饒富是以秦之所以虜西戎兼山東者也其山

出玉石金銀銅鐵豫章檀栢異類之物不可勝原

此百工所取給萬民所仰足也又有秔稻梨栗桑

麻竹箭之饒土宜薑芋水多鼃魚貧者得以人給

陸鑰

家足無飢寒之憂故豐鎬之間號為上膏其賈畝  
一金今規以為苑絕陂池水澤之利而取民膏腴  
之地上乏國家之用下奪農桑之業棄成功就敗  
事損耗五穀是其不可一也且盛荆棘之林而長  
養麋鹿廣狐兔之苑大虎狼之虛師古曰虛又壞  
人家墓發人室廬令幼弱懷土而思耆老泣涕而  
悲是其不可二也斥而營之垣而囿之騎馳東西  
車驚南北師古曰亂又有深溝大渠夫一日之樂  
亦足以危無隄之興張晏曰一日之樂謂田獵也  
也限是其不可三也故務苑囿之大不恤農時非所

以疆國富人也夫殷作九市之宮而諸侯畔應劭

於宮中靈王起章華之臺而楚民散秦興阿房之

殿而天下亂糞土愚臣忘生觸死逆盛意犯隆指

罪萬死不勝大願願陳泰階六符以觀天變不可

不省孟康曰泰階三台也每台二星凡六星符六

階者天之三階也上階為天子中階為諸侯公卿

大夫下階為士庶人上階上星為男主下星為女

主中階上星為諸侯三公下星為卿大夫下階上

星為元士下星為庶人三階平則陰陽和風雨時

社稷神祇咸獲其宜天下大安是為太平三階不

平則五神乏祀日有食之水潤不浸稼穡不成冬

雷夏霜百姓不寧故治道傾天子行暴令好興甲

兵修宮榭廣苑囿則上階為之奄奄疏濶也以孝

武皆有此事故朔為陳之是日因奏泰階之事迺

拜朔為大中大夫給事中賜黃金百斤然遂起上

李孫

李孫

李孫

李孫

林苑如壽  
王所奏云

東方朔化民有道對

時天下侈靡趨末百姓多離農畝上從容

問朔吾欲化民豈有道乎朔對云云

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上古之事經歷數千載尚難

言也臣不敢陳願近述孝文皇帝之時當世耆老

皆聞見之貴為天子富有四海身衣弋綈足履革

鳥以韋帶劍師古曰但空用韋不加飾莞蒲為席師古曰以莞及蒲為席亦

尚質兵木無刃服虔曰兵器如木而無刃言不大治兵器也衣緼無文師古曰

亂絮上無文綵也言內有集上書囊以為殿帷以道德

為麗以仁義為準於是天下望風成俗昭然化之

今陛下以城中為小圖起建章左鳳闕右神明如

曰闕名也師古曰鳳闕闕名神明臺名也號稱千門萬戶木土衣綺繡

狗馬被纈罽師古曰纈五綵也罽屬宮人簪璫瑁垂

珠璣設戲車教馳逐飾文采叢珍怪撞萬石之鍾

擊雷霆之鼓作俳優舞鄭女上為淫侈如此而欲

使民獨不奢侈失農事之難者也陛下誠能用臣

朔之計推甲乙之帳燔之於四通之衢應劭曰帳多故以甲

乙第之耳孟康曰西城傳贊云興造甲乙之帳絡之以隋珠和璧天子襲翠被憑玉几而處其中也

師古曰謂推而却走馬示不復用則堯舜之隆宜去之燔焚燒也

可與比治矣易曰正其本萬事理失之毫釐差以

千里願陛下留意察之

朔雖諷笑然時觀察顏色直言切諫上常用之

武帝嘗為寶太主置酒宣室使謁者引內董偃中郎東方朔辟戟而前曰董偃有斬罪三安得入乎上曰何也朔曰偃以人臣私侍公主一也敗男女之化亂婚姻之禮傷王制二也陛下富於春秋方精思於六經而偃以靡麗奢侈極耳目之欲乃國家之犬賊人主之大賊其罪三也上默然良久曰吾業已設飲請後而自改朔曰不可夫宣室者先帝之正處非法度之政不得入焉淫亂之漸其變為篡上曰善更置酒北宮

### 司馬相如諫獵書

臣聞物有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烏獲捷言慶忌勇期賁育臣之愚竊以為人誠有之獸亦宜然今陛下好陵阻險射猛獸卒然遇逸材之獸駭不存

之地犯屬車之清塵輿不及還轅人不暇施巧雖有烏獲逢蒙之技不得用枯木朽株盡為難矣是胡越起於轂下而羗夷接軫也豈不殆哉雖萬全而無患然本非天子之所宜近也且夫清道而後行中路而馳猶時有銜檠之變况乎涉豐草騁丘虛前有利獸之樂而內無存變之意其為害也不難矣夫輕萬乘之重不以為安樂出萬有一危之塗以為娛臣竊為陛下不取蓋明者遠見於未萌而知者避危於無形禍固多藏於隱微而發於人之所忽者也故鄙諺曰家繫千金坐不垂堂此言

雖小可以諭大臣願陛下留意幸察

貢禹論節儉元帝即位徵禹為諫大夫是時年歲不登郡國多困禹奏

言時初元元年

古者宮室有制宮女不過九人秣馬不過八匹牆塗而不瑀木摩而不刻車輿器物皆不文畫苑囿不過數十里與民共之任賢使能什一而稅亡他賦歛繇戍之役使民歲不過三日千里之內自給千里之外各置貢職而已故天下家給人足頌聲並作至高祖孝文孝景皇帝循古節儉宮女不過十餘廐馬百餘匹孝文皇帝衣綈履革器無瑀文

金銀之飾後世爭為奢侈轉轉益甚臣下亦相放效衣服履絢刀劍亂於主上主上時臨朝入廟衆人不能別異甚非其宜然非自知奢侈也猶魯昭公曰吾何僭矣今大夫僭諸侯諸侯僭天子天子過天道其日久矣承衰救亂矯復古化在於陛下臣愚以為盡如太古難宜少放古以自節焉論語曰君子樂節禮樂方今宮室已定亡可奈何矣其餘盡可減損故時齊三服官輸物不過十笥師古曰三服官主作天子之服在齊地笥盛衣竹器音先似反方今齊三服官作工各數千人一歲費數鉅萬蜀廣漢主金銀器歲各用

五百萬三工官官費五千萬

師古曰三工官謂少府之屬官考工室也

右工室也東園匠也上言蜀漢主金銀器是不入三工之數也

東西織室亦然廐

馬食粟將萬匹臣禹嘗從之東宮

師古曰從天子往太后宮見

賜杯案盡文畫金銀飾非當所以賜食臣下也東

宮之費亦不可勝計天下之民所為大飢餓死者

是也今民大飢而死死又不葬為犬豬食人至相

食而廐馬食粟苦其大肥氣盛怒至乃日步作之

師古曰日日行步而動作之以散充益之氣

王者受命於天為民父母

固當若此乎天不見邪武帝時又多取好女至數

千人以填後宮及棄天下昭帝幼弱霍光專事不

知禮正妄多減金錢財物鳥獸魚鼈牛馬虎豹生

禽凡百九十物盡瘞滅之又皆以後宮女置於園

陵大失禮逆天心又未必稱武帝意也昭帝晏駕

光復行之至孝宣皇帝時陛下惡有所言

師古曰不能自

言減省之事

羣臣亦隨故事甚可痛也故使天下承化

取女皆大過度

師古曰取讀曰娶

諸侯妻妾或至數百人

豪富吏民畜歌者至數十人是以內多怨女外多

曠夫及衆庶葬埋皆虛地上以實地下其過自上

生皆在大臣循故事之臯也唯陛下深察古道從

其儉者大減損乘輿服御器物三分去二子產多

少命審察後宮擇其賢者留二十人餘悉歸之  
及諸陵園女亡子者宜悉遣獨杜陵宮人數百誠  
可哀憐也廐馬可亡過數十匹獨舍長安城南苑  
地以為田獵之囿自城西南至山西至鄠皆復其  
田以與貧民方今天下飢饉可亡大自損減以救  
之稱天意乎天生聖人蓋為萬民非獨使自娛樂  
而已也故詩曰天難詘斯不易惟王上帝臨女毋  
貳爾心當仁不讓獨可以聖心參諸天地揆之往  
古不可與臣下議也若其阿意順指隨君上下臣  
禹不勝拳拳不敢不一盡愚心天子納善其忠乃下  
詔令大僕減食穀馬

水衡減食肉獸省宜春下苑以與貧民又罷  
角抵諸戲及齊三服官遷禹為光祿大夫

谷水諫微行宴飲

成帝永始二年遷涼州  
刺史奏事京師訖篇之

部時有黑龍見東萊上使尚  
書問水受所欲言水對云云

臣聞王天下有國家者患在上有危亡之事而危  
亡之言不得上聞如使危亡之言輒上聞則商周  
不易姓而迭興三正不變改而更用夏商之將亡  
也行道之人皆知之晏然自以若天有日莫能危  
是故惡日廣而不自知大命傾而不寤易曰危者  
有其安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陛下誠垂寬明之  
聽無忌諱之誅使芻蕘之臣得盡所聞於前不懼



於後患直言之路開則四方衆賢不遠千里輻輳  
陳忠羣臣之上願社稷之長福也漢家行夏正夏  
正色黑黑龍同姓之象也張晏曰夏以建寅為正萬物在地中色黑今黑  
龍見同姓象也龍陽德由小之大故為王者瑞應未知同  
姓有見本朝無繼嗣之慶多危殆之際欲因擾亂  
舉兵而起者邪將動心冀為後者殘賊不仁若廣  
陵昌邑之類臣愚不能處也師古曰處謂斷決也元年九月  
黑龍見其晦日有食之今年二月己未夜星隕乙  
酉日有食之六月之間大異四發二二而同月三  
代之末春秋之亂未嘗有也臣聞三代所以隕社

稷喪宗廟者皆由婦人與羣惡沈湎於酒書曰乃  
用婦人之言自絕於天四方之逋逃多罪是宗是  
長是信是使詩云燎之方陽寧或滅之赫赫宗周  
褒姒威之師古曰小雅正月之詩威亦滅也言火燎方盛寧有能滅之者乎而宗周之盛  
乃為褒姒所滅怨其甚也威呼悅反易曰濡其首有孚失是師古曰未濟上  
九爻辭言耽樂無節飲酒濡首秦所以二世十六  
年而亡者養生泰奢奉終泰厚也二者陛下兼而  
有之臣請略陳其效易曰在中饋無攸遂師古曰家人六  
二爻辭饋與饋同饋食也言婦人之言婦人不得  
道居中主食遜順而已無所必遂  
與事也師古曰與讀曰豫詩曰懿厥哲婦為梟為鴟匪降

自天生自婦人

師古曰大雅瞻卬之詩懿美也

言此禍亂非從天而下以寵褒姒之故生此災耳

建始河平之際許班之貴頃動前朝

師古曰許皇后及班婕妤

家熏灼四方賞賜無量空虛內臧女寵至極不可

上矣

師古曰上猶加也

今之後起天所不饗什倍于前

如淳

曰謂趙李本從卑賤起也

廢先帝法度聽用其言官秩不當縱

釋王誅驕其親屬假之威權縱橫亂政

師古曰從子用反橫

胡孟反

刺舉之吏莫敢奉憲又以掖庭獄大為亂阱

師古曰穿地為坑阱以拘繫人也亂者言其非正而又多也

榜箠瘠於炮烙

師古

曰瘠痛也炮烙紂所作刑也膏塗銅柱加之火上令罪人行其上輒墮於炭中笑而以為樂瘠于感

反

絕滅人命主為趙李報德復怨反除白罪建治

正吏

師古曰反讀曰愔罪之明白者反而除之吏之公正者建議劾治也

多繫無辜

掠立迫恐

師古曰掠管服之立其罪名

至為人起債分利受謝

師古曰言富賈有錢假託其名代為之主放與他人以取利息而共分之或受報謝別取財物

入死出者不可勝數是以日食再既以昭其辜王

者必先自絕然後天絕之陛下棄萬乘之至貴樂

家人之賤事厭高美之尊號好匹夫之卑字崇聚

僇輕無義小人以為私客數離深宮之固挺身晨

夜與羣小相隨烏集雜會飲醉吏民之家亂服共

坐流酒媢嫚溷殺無別閔免遁樂晝夜在路典門

戶奉宿衛之臣執干戈而守空宮公卿百僚不知  
陛下所在積數年矣王者以民爲基民以財爲本  
財竭則下畔下畔則上亡是以明王愛養基本不  
敢窮極使民如承大祭今陛下輕奪民財不愛民  
力聽邪臣之計去高敞初陵捐十年功緒改作昌  
陵反天地之性因下爲高積土爲山發徒起邑並  
治宮館大興繇役重增賦歛徵發如雨役百乾谿  
費疑驪山靡敝天下五年十不成而後反故又廣  
盱晉灼曰營表發人冢墓以鬻骸骨暴揚尸柩百姓  
財竭力盡愁恨感天災共婁降飢饉仍臻流散冗

食餒死於道以百萬數公家無一年之畜百姓無  
旬日之儲上下俱匱無以相救詩云殷監不遠在  
夏后之世願陛下追觀夏商周秦所以失之以鏡  
考已行有不合者臣當伏妄言之誅漢興九世百  
九十餘載繼體之主七皆承天順道遵先祖法度  
或以中興或以治安至於陛下獨違道縱欲輕身  
妄行當盛壯之隆無繼嗣之福有危亡之憂積失  
君道不合天意亦已多矣爲人後嗣守人功業如  
此豈不負哉方今社稷宗廟禍福安危之機在於  
陛下陛下誠肯發明聖之德昭然遠寤畏此上天

之威怒深懼危亡之徵兆蕩滌邪辟之惡志厲精  
致政專心反道絕羣小之私客免不正之詔除悉  
罷北宮私奴車馬媵出之具克已復禮毋貳微行  
出飲之過以防迫切之禍深惟日食再既之意抑  
損椒房玉堂之盛寵師古曰椒房皇后所居玉堂嬖幸之舍也毋聽後  
宮之請謁除掖庭之亂獄去炮烙之陷穽誅戮佞  
邪之臣及左右執左道以事上者以塞天下之望  
且寢初陵之作止諸繕治宮室闕更減賦盡休力  
役師古曰闕亦謂減削之更謂更卒也存卹振捄困乏之人以弭遠  
方師古曰捄古救字也弭安也厲崇忠直放退殘賊無使素餐

之吏久尸厚祿以次貫行固執無違

師古曰貫聯續也謂上所

陳衆條諸事宜次第相續行之不當更違異也夙夜孳孳婁省無怠舊愆

畢改新德既章纖介之邪不復載心則赫赫大異

庶幾可銷天命去就庶幾可復社稷宗廟庶幾可

保唯陛下留神反覆熟省臣言臣幸得備邊部之

吏不知本朝失得瞽言觸忌諱罪當萬死

成帝性寬而好

文辭又久無繼嗣數為微行多近幸小臣趙李從微賤專寵皆皇太后與諸舅夙夜所常憂至親難

數言故推永等使因天變而切諫勸上納用之永自知有內應展意無所依違每言事輒見答禮至

上此對上大怒衛將軍商密勸永令發去上使侍御史收永救過交道廐者勿追御史不及永還上

意亦解自悔明年徵永為大中大夫遷光祿大夫給事中

谷永論徵行宴飲

元延元年為北地太守時災異尤數當之官上

使衛尉淳于長受永所欲言永對

曰臣永幸得以愚朽之材為太中大夫備拾遺之臣從朝者之後進不能盡思納忠輔宣聖德退無被堅執銳討不義之功猥蒙厚恩仍遷至北地太守絕命隕首身膏野草不足以報塞萬分陛下聖德寬仁不遺易忘之臣垂周文之聽下及芻蕘之愚有詔使衛尉受臣永所欲言臣聞事君之義有言責者盡其忠有官守者修其職臣永幸得免於言責之辜有官守之任當畢力遵職養綏百姓而已不宜復關得失之辭忠臣之於上志在過厚是故遠不違君死不忘國昔史魚既沒餘忠未訖委柩後寢以屍達誠汲黯身外思內發憤舒憂遺言李息經曰雖爾身在外乃心無不在王室臣永幸得給事中出入三年雖執干戈守邊垂思慕之心常存于省闈是以敢越郡吏之職陳累年之憂臣聞天生蒸民不能相治為立王者以統理之方制海內非為天子列土封疆非為諸侯皆以為民也垂三統列三正去無道開有德不私一姓明天下迺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王者躬行道德

承順天地博愛仁恕恩及行葦

師古曰詩大雅行葦之篇曰敦彼行

葦牛羊勿踐履言政化所及仁道需被雖草木至賤無所殘傷籍稅取民不過常

法宮室車服不踰制度事節財足黎庶和睦則卦

氣理效五徵時序百姓壽考庶少蕃滋符瑞並降

以昭保右失道妄行逆天暴物窮奢極欲湛酒荒

淫師古曰湛婦言是從誅逐仁賢離遯骨肉羣小

用事峻刑重賦百姓愁怨則卦氣悖亂咎徵著郵

師古曰悖乖也郵字與尤同尤過也上天震怒災異屢降日月薄食

五星失行山崩川潰水泉湧出妖孽並見彗星耀

光飢饉荐臻百姓短折萬物夭傷終不改寤惡洽

變備不復譴告更命有德詩云乃眷西顧此惟予

宅師古曰大惟皇矣之詩也言天以殷紂為惡不

夫去惡奪弱遷命賢聖天地之常經百王之所同

也加以功德有厚薄期質有脩短時世有中季天

道有盛衰陛下承八世之功業當陽數之標季涉

三七之節紀孟康曰至平帝乃三七二百一遭无

妄之卦運應劭曰天必先雲而後雷雷而後雨兩

所望於天災異之最大者也直百六之災阨師古

師古曰取易之无妄卦為義也建始元年以來

也三難異科雜焉同會謂相參也二十載間羣災大異交錯鋒起多於春秋所書八

世著記久不塞除李奇曰高祖以來至元帝著記災異未塞除也重以今

年正月己亥朔日有食之三朝之會師古曰歲月日三者之始

故云三朝四月丁酉四方衆星白晝流隕七月辛未彗

星橫天乘三難之際會畜衆多之災異因之以飢

饑接之以不贍彗星極異也七精所生流隕之應

出於飢變之後兵亂作矣厥期不乂隆德積善懼

不克濟內則為深宮後庭將有驕臣悍妾醉酒狂

悖卒起之敗北宮苑囿街巷之中臣妾之家幽間

之處徵舒崔杼之亂師古曰陳夏徵舒弑其君外平國齊崔杼弑其君光

則為諸夏下土將有樊並蘇令陳勝項梁奮臂之

禍內亂朝暮日戒諸夏舉兵以火角為期安危之

分界宗廟之至憂師古曰分扶問反臣永所以破膽寒心

豫言之累年下有其萌然後變見于上可不致慎

禍起細微姦生所易願陛下正君臣之義無復與

羣小媒黷燕飲師古曰媒狎也黷汗也中黃門後庭素驕慢

不謹嘗以醉酒失臣禮者悉出勿留勤三綱之嚴

修後宮之政抑遠驕妬之寵崇近婉順之行加惠

失志之人懷柔怨恨之心保至尊之重秉帝王之

威朝覲法出而後駕陳兵清道而後行無復輕身

獨出飲食臣妾之家三者既除內亂之路塞矣諸

夏舉兵萌在民飢饉而吏不卹與於百姓困而賦  
歛重發於下怨離而上不知易曰屯其膏小貞吉

大貞凶

孟康曰膏者所以潤人肌膚爵祿亦所以養人者也小貞臣也大貞君也遭屯難飢

荒君當開倉廩振百姓而反吝則凶臣吝吝則吉論語曰出內之吝謂之有司傳曰飢而

不損茲謂泰厥災水厥咎亡詆辭曰關動牡飛辟

為無道臣為非厥咎亂臣謀篡

師古曰易詆占之辭也詆即妖字耳

王者遭衰難之世有飢饉之災不損用而大自潤  
故凶百姓困貧無以共求愁悲怨恨故水城關守  
國之固固將去焉故牡飛往年郡國二十一傷於  
水災禾黍不入今年蠶麥咸惡百川沸騰江河溢

決大水泛濫郡國五十七有餘比年喪稼時過無宿

麥百姓失業流散羣輩守關大異較炳如彼水災

浩浩黎庶窮困如此宜坦損常稅小自潤之時而有

司奏請加賦甚繆經義逆於民心布怨趨禍之道

也牡飛之狀殆為此發古者穀不登虧膳災屢至

損服凶年不墜塗明王之制也詩云凡民有喪扶

服揀之

師古曰鄘國谷風之詩服蒲北反揀古救字

論語曰百姓不足

君孰予足臣願陛下勿許加賦之奏益減大官導

官中御府均官掌畜廩犧用度止尚方織室京師

郡國工服官發輸造作以助大司農流恩廣施振



贍困乏開關梁內流民恣所欲之師古曰以救其以救其  
急立春遣使者循行風俗宣布聖德存卹孤寡問  
民所苦勞二千石勸耕桑毋奪農時以慰綏元  
元之心防塞大姦之隙諸夏之亂庶幾可息臣聞  
上主可與為善而不可與為惡下主可與為惡而  
不可與為善陛下天然之性䟽通聰敏上主之姿  
也少省愚臣之言感寤三難深畏大異定心為善  
捐忘邪志毋貳舊愆厲精致政至誠應天則積異  
塞於上禍亂伏於下何憂患之有竊恐陛下公志  
未專私好頗存尚愛羣小不肯為耳對奏天子甚

感其言

永於經書汎為跡遠與杜欽杜鄴略等不  
能洽浹如劉向父子及楊雄也其於天宮

京氏易最密故善言災異。愚按永之二䟽可謂  
鯁切矣然專攻主身及後宮而無一言及於王氏  
非忠臣也今以其文而錄之。又成帝嘗與張放  
等宴飲禁中皆引滿舉白談笑大噱時乘輿嵬坐  
屏風畫紉醉踞姐已作長夜之樂侍中班伯久疾  
新起上指畫而問曰紉為無道至於此乎對曰書  
云乃用婦人之言何有踞肆於朝所謂眾惡歸之  
不如是之甚也上曰苟不若此此圖何戒對曰沉  
湎于酒微子所以告去也式號式諱大雅所以流  
連也詩書淫亂之戒其原皆在於酒上乃喟然歎  
曰吾久不見班生今日復聞讜言矣班伯數言  
賢於谷永之二䟽故附此。以上戒游畋淫侈

賈誼請封建子弟䟽

初文帝以代王入即  
位後分代為兩國立

皇子武為代王參為太原王小子勝則梁  
王矣後又徙代王武為淮陽王而太原王  
參為代王盡得故地居數年梁王勝  
死亡子誼復上䟽云云時帝十一年

陛下卽不定制如今之執不過一傳再傳諸侯猶且放恣而不制豪植而太彊漢法不得行矣陛下所以爲蕃扞及皇太子之所恃者唯淮陽代二國耳師古曰蕃翰得宜則嗣主安代北邊匈奴與疆敵爲鄰能自完則足矣而淮陽之比大諸侯厯如黑子之著面適足以餌大國耳師古曰餌謂爲其所吞食不足以有所禁禦方今制在陛下制國而令子適足以爲餌豈可謂工哉人主之行異布衣布衣者飾小行競小廉以自託於鄉黨人主唯天下安社稷固不耳高皇帝瓜分天下以王功臣反者蝟毛而起

以爲不可故薪去不義諸侯而虛其國如淳曰不義諸侯謂

彭越黥布等師古曰薪與芟同擇良曰立諸子雒陽上東門之外

師古曰諸侯國皆在關東故云東門外立之東面最北出門曰上東門畢以爲王而

天下安故大人者不牽小行以成大功今淮南地

遠者或數千里越兩諸侯師古曰兩諸侯梁及淮南而縣屬於

漢爲縣而屬漢其吏民繇役往來長安者自悉而補中

道衣敝應劭曰自悉其家資財補縫作衣錢用諸費稱此其苦屬

漢而欲得王至甚逋逃而歸諸侯者已不少矣其

執不可久臣之愚計願舉淮南地以益淮陽而爲

梁王立後割淮陽北邊二三列城孟康曰列城縣與東郡

以益梁不可者可徙代王而都睢陽梁起於新鄴

以北著之河師古曰新鄴淮陽包陳以南捷之江

如淳曰捷謂立封則大諸侯之有異心者破膽而

不敢謀梁足以扞齊趙淮陽足以禁吳楚陛下高

枕終亡山東之憂矣此二世之利也師古曰帝當

今恬然適遇諸侯之皆少數歲之後陛下且見之

矣夫秦日夜苦心勞力以除六國之禍今陛下力

制天下願指如意高拱以成六國之禍難以言智

苟身亡事畜亂宿禍孰視而不定萬年之後傳之

老母弱子按此亦將使不寧不可謂仁臣聞聖主

言問其臣而不自造事故使人臣得畢其愚忠唯

陛下財幸文帝於是從誼計徙淮陽王武為梁王

徙城陽王喜為淮南王撫其民時又封淮南厲王

四子皆為列侯誼知上必將復王之也上疏諫曰

竊恐陛下接王淮南諸子曾不與如臣者孰計之

也淮南王之悖逆亡道天下孰不知其辜陛下幸

而赦遷之自疾而死天下孰以王死之不當今奉

尊罪人之子適足以負謗於天下耳此人少壯豈

能忘其父哉白公勝所為父報仇者大父與伯父

叔父也白公為亂非欲取國代主也發忿快志刻

手以衝仇人之匈固為俱靡而已淮南雖小黥布

盡立悼惠王子六人為王又遷淮南王喜於城陽而分淮南為三國盡立厲王三子以王之後十年文帝崩景帝立三年而吳楚趙與四齊王合從舉兵西鄉京師梁王扞之卒破七國至武帝時淮南厲王子為王者兩國亦反誅○韋氏曰四齊王膠東膠西菑川濟南王也○按史所以詳紀本末者以見誼前謂梁足以扞齊趙後謂淮南王子之不可接王其說驗也

### 中山靖王聞樂對

武帝初即位大臣懲吳

晁錯之策皆以諸侯連城數十秦強欲稍侵削數秦暴其過惡諸侯王自以骨肉至親先帝所以廣封連城犬牙相錯者為磐石宗也今或無罪為臣下所侵辱有司吹毛求疵答服其臣使證其君多自以侵冤建元三年代王登長沙王發中山王勝濟川王明來朝天子置酒勝聞樂聲而泣問其故勝對曰

臣聞悲者不可為繁欲思者不可為歎息

師古曰言聞欲

歎之聲則悲思益甚故高漸離擊筑易水之上荆軻為之低

而不食

應劭曰燕太子丹遣荆軻刺秦王賓客祖於易水之上漸離擊筑士皆垂泣荆卿不

能復食也師古曰低謂俛首

雍門子壹微吟孟嘗君為之於邑

張晏曰齊之賢者居雍門因以為號如淳曰雍門子以善鼓琴見孟嘗君先說萬歲之後高臺既已顛曲池又已平墳墓生荆棘牧豎游其上孟嘗君亦如是乎孟嘗君喟然歎息也師古曰於邑短氣貌

今臣心結日夕每聞幼眇之聲不知涕泣之橫

集也

師古曰幼音一笑反眇音妙幼眇精微也

夫眾煦漂山

應劭曰煦吹煦也師

古曰漂動也

聚蟲成雷朋黨執虎十夫撓椎

師古曰撓曲也

以文王拘於牖里孔子阨於陳蔡此乃烝庶之成

風增積之生害也

師古曰烝庶謂眾人也

臣身遠與寡莫為

之先眾口鑠金積毀銷骨叢輕折軸羽翮飛肉師古曰

日言積載輕物物多至今令車軸毀折而鳥紛驚逢

羅潛然出涕晉灼曰言皆驚亂遇臣聞白日曬光師古曰

幽隱皆照師古曰曬明月曜夜蟲蠹宵見師古曰

也然雲烝列布杳冥晝昏塵埃掩覆昧不見泰山

師古曰布亦布何則物有蔽之也今臣雍闕不得

聞師古曰雍讀曰雍讒言之徒蠹生師古曰蠹生

道遼路遠曾莫為臣聞臣竊自悲也臣聞社稷不

灌屋鼠不熏師古曰鼠何則所託者然也臣雖薄

也得蒙肺腑位雖卑也得為東藩屬又稱兄師古曰

於戚屬今羣臣非有葭莩之親鴻毛之重師古曰

葭莩者其蒲中白皮至薄者也羣居黨議朋友相為

使夫宗室擯卻骨肉冰釋斯伯奇所以流離比干

所以橫分也詩云我心憂傷惄焉如擣假寐永歎

唯憂用老心之憂矣疾如疾首臣之謂也具以吏

於是上乃厚諸侯之禮省有司所奏諸侯事加親

親之恩焉其後更用主父偃謀令諸侯以私恩自

裂地分其子弟而漢為定制封號輒別屬漢

郡漢有厚恩而諸侯地稍自分析弱小云

壺關三老上救太子書戾太子傳武帝末

事充與太子有隙會巫蠱事起充因此為

七月壬午太子使客為將率與丞相劉屈氂等戰

長安中擾亂言太子反太子兵敗不得  
上怒甚羣下憂懼不知所出壺關三老茂

上書  
云云

臣聞父者猶天母者猶地子猶萬物也故天平地  
安陰陽和調物迺茂成父慈母愛室家之中子迺  
孝順陰陽不和則萬物夭傷父子不和則室家喪  
亡故父不父則子不子君不君則臣不臣雖有粟  
吾豈得而食諸昔者虞舜孝之至也而不中於瞽  
叟孝已被謗伯奇放流骨肉至親父子相疑何者  
積毀之所生也由是觀之子無不孝而父有不察  
今皇子為漢適嗣承萬世之業體祖宗之重親則

皇帝之宗子也江充布衣之人閭閻之隸臣耳陛  
下顯而用之銜至尊之命以迫楚皇太子造飾姦  
詐群邪錯謬是以親戚之路隔塞而不通太子進  
則不得上見退則困於亂臣獨冤結而亡告不忍  
忿忿之心起而殺充恐懼逋逃子盜父兵以救難  
自免耳臣竊以為無邪心詩曰營營青蠅止於藩  
愷悌君子無信讒言讒言罔極交亂四國徃者江  
充讒殺趙太子天下莫不聞其罪固宜陛下不省  
察深過太子發盛怒舉大兵而求之三公自將智  
者不敢言辯士不敢說臣竊痛之臣聞子胥盡忠

而忘其號比干盡仁而遺其身忠臣竭誠不顧鈇鉞之誅以陳其愚志在匡君安社稷也詩云取彼譖人投畀豺虎唯陛下寬心慰意少察所親母患太子之非亟罷甲兵無令太子父亡臣不勝惓惓出一旦之命待罪建章闕下書奏天子感悟又之巫蠱事多不信上知太子惶恐無他意而田千秋復訟太子冤上遂擢千秋為丞相而族滅江充家後上憐太子無辜乃作思子宮為歸來望思之臺於湖天下聞而悲之

谷永論梁王淫亂疏

梁王立荒王嘉子也一日至十一犯法不可諫止荒王女弟園子為立留方任寶妻立與園子姦積數歲永始中相重四奏立對外家怨望有惡言有司按驗因凶殺淫亂事奏立禽獸行請誅大中

大夫谷永上疏云云

臣聞禮天子外屏不欲以見外也師古曰屏謂當門之牆以屏蔽者也

外屏於門外為之是故帝王之意不窺人閨門之私聽聞

中冓之言應劭曰中冓中冓謂舍中交積材木也應說近之春

秋為親者諱詩云戚戚兄弟莫遠具爾師古曰小雅行葦之

詩也戚戚內相親也兩相近也言王之族親情無踈遠比曰昵近也今梁王年少頗有

狂病始以惡言按驗既亡事實而發閨門之私非

本章所指王辭又不服猥強劾立傳致難明之事

師古曰傳獨以偏辭成臯斷獄亡益於治道汗鱗

宗室孟康曰鱗音稊謂塗染也以內亂之惡披布宣揚

於天下非所以為公族隱諱增朝廷之榮華昭聖  
德之風化臣愚以為王少而父同產長年齒不倫  
梁國之富足以厚聘美女招致妖麗父同產亦有  
耻辱之心案事者迺驗問惡言師古曰本所問者怨望朝廷之言耳  
何故猥自發舒猥曲也以三者揆之殆非人情疑  
有所迫切過誤失言文吏躡尋不得轉移萌芽之  
時加恩勿治上也如淳曰覆蓋之則計之上既以案驗舉憲宜  
及王辭不服詔廷尉選上德通理之吏更審考清  
問著不然之效定失誤之法師古曰著明也而反命於下  
吏師古曰使者還反以清白之狀付有司也以廣公族附疏之德為宗

室刷汗亂之耻師古曰刷謂拭也甚得治親之誼天子  
由是寢而不治後建平中立復殺入天子遣廷尉賞大鴻臚由持節訊立惶恐免冠  
對曰立少失父母孤弱處深宮中獨與宦者婢妾居漸漬小國之俗加以質性下愚有不可移之姿  
往者傅相亦不純以其間左右弄口積使上下不和刺求微密讒臣在其間左右弄口積使上下不和  
更相踴伺宮殿之裏毛釐過失亡不暴陳當伏重誅以視海內云云按此雖立自解之辭然漢家疎  
忌宗室之意大槩可見蓋因七國之難例疑同姓自景武迄于哀平未之有改其視管蔡既誅而棠  
棣之詩惻然嗟憫情意逾厚方大封同姓以衛王室者異矣是以有周卒賴宗疆之助而漢枝葉翦  
落無以制內重之患豈非來世之法戒哉  
谷永之言可謂知大體矣。以上論宗室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章正宗卷第八

之節天子

文章正宗卷八

三

